

月夜湘西小景

□ 石健

那年夏天的一个月夜，我在酉水河畔与一个名叫沙湾的村庄相遇。沙湾，地属碗米坡镇，碗米坡镇地属湘西保靖县。

沙湾背靠神秘的大山，面临开阔的酉水，人来人往依靠船舶。依赖电动机或是人力摆渡的木船，成为酉水河上最具古意的布景。

那一天本打算在沙湾停留。但当看到夕阳下的酉水正以湛蓝的微波折射落日的余晖，水天一派灿烂，而沙湾如同海市蜃楼般悬浮在光华之间，仿佛聆听到河流的召唤，遂大声唤来彼岸的摆渡人，登舟前行。

木船缓慢前行，人可于船头迎风而立，感受河的流逝、青山的远行、白云的变幻，感受与公路密切相关的一切现代性的疏离，比如喧嚣、快节奏、高效率、紧迫、焦虑……当彼岸的村庄越来越远，当那些木屋、院落、花树、鸡犬、菜园、炊烟越来越清晰，我有了回家的感觉。

河流，是生命的根源，是文明的孕育者。沿着河流走，可以找到根脉，不会与现实的故土和精神的家园失联。碗米坡的村庄们，如首八峒、押马、拔茅、沙湾、迎丰、柳树坪、磋比、卡湖、亚渔……都在酉水河畔错落有致地生长，永远与快速高效的现代性、与同质的城镇化保持着一条河的距离，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隐喻。

诸如酉水一样的所有河流，都是从洪荒中走来的智者。它们沉默不语，但不仅在错综复杂的大地上为人们引导方向，还要为迷失的人类呈现真理。

弃舟上岸后不久，夜幕降临，月光初上。

不同于城市里朦胧如蒙尘的月亮，沙湾的月亮干净清亮，月光照彻村庄与河面。村庄后的山岭高大黢黑，衬托得月亮越发落落大方清清白白。它不仅照亮了田舍花木、村中小径，而且照亮了鸡鸣犬吠的声音，甚至把昏暗木屋里老人的对话也洗得清清爽爽。

想起年轻时我每唱《城里的月光》，并不喜欢流行歌曲的妈妈会逗趣地抬杠地问：“月光还分城里的和乡下的？”那夜与沙湾月亮相遇之后，就心心念念必须要带妈妈来看一回这乡下的月光。也许，不仅月光，世间一切，都有城市和乡村的差别，但在我的私心里，城里的都没乡下的好。

循着月光下的小路，我们来到河岸边，登上泊于码头的木船，坐着轻轻晃荡。此景此情，自然而然想起唐人张若虚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”的哲学性思考，亦生出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”的生命慨叹。

最好的文学在诗意和美之外，还要有生命感与哲学性。河流其实就是造物主的生命隐喻，也是大地的一种哲学表达。它不仅以美和诗意弥补人类的生活，更以种种特质启迪着古往今来人类的智慧。它一去不返决绝的流动，那细腻流淌百川的胸怀，那不畏艰险也要奔赴大海的抱负志向，生发了孔子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的慨叹，让赫拉

克利特认定“人不能两次濯足于同一条河流”，从保靖出发走向中国走向世界的沈从文也曾说，“又幸亏他的流动，帮助我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”……

沈从文提及的“他”，是指他在人生际遇中漂流过、停驻过、观看过的所有河流。我想，其中，应以酉水与沅水为最重要。如果说沅水滋养着少年沈从文的成长，酉水则深化了青年沈从文对生命、历史、社会、民族、国家的思索，并赋予他最终离开湘西去北京探寻心中所有问题答案的勇气——哪怕是怀着“一个乡下人”的卑微与怯懦，也要出发、抵达，也要追寻、探索。

我有理由相信，自1922年春至1924年秋（又说1923年秋），虎气又标致的青年沈从文无数次经过沙湾，甚至曾在这里靠岸停泊。

在那段百年前的光阴里，沈从文随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驻扎保靖。身为小书记，除做会议记录外，他还要编排登记陈统领的古画、古董。他的历史、文学、艺术的中国传统根子，是在这时扎下的，正如他在《从文自传》中写到保靖时所说：“由于这点初步知识，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，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，发生了极广泛而深切的兴趣。”

这段光阴里，酉水是方向，保靖是出发点，也是归宿地。

我热爱酉水在保靖尤其是在碗米坡的模样，如同热爱从文先生，但如果缺少了散落其间的村庄们——风情万种的村庄们，它将不再是它。正如从文先生的文字里如

果缺少了眼前酉水沙湾的月下小景，也不再是他。

黢黑的彼岸码头上，突然亮起微弱的手电筒光。两道光束缓慢运动着，显示出手持者的行迹。他们解缆，上船，撑篙，划桨。他们的低语随船只横渡而来，渐渐清晰。原来，那是两位老人。

夜色中，桨划得很慢，船行得很慢，老人的语速很慢，月光下酉水的微波荡开得很慢。如同一个梦境，这月色水波交织的光影足以令人把所有梦想浮起。这幅“沙湾月下小船图”，在《边城》里见过，在《湘行散记》《湘行书简》《从文自传》《湘西》里见过，也在从文先生的其他文字里见过。文景互证，情景交融，时空交错，顿时遗忘天地间还有一个这样的小我，一时，胸襟高古起来，眼见的和所想的境界都变得阔大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船舶靠岸。借着月色和手电光，估计行人将近古稀，应是一对老夫妇。他们将船系好，借着月色，老太太打光，老头儿开始修理船中马达。在公路发达的当下，那条木船的年纪应该和他们一样老。老两口一边修船，一边聊天。这些低语漂浮在河面，月光柔亮，村庄宁静，时光就此停滯。

与时间相连的，是成长、衰老、死亡，是易逝、脆弱，是生命之流中的羁绊与苦痛。有时候，我们千万里跋涉，不过是想奔赴一个时间感消失的地方。沈从文先生以文字构筑的湘西世界，可以成为这样的安顿之所；矗立在酉水河畔碗米坡的村庄们，亦然。

台地盛放达子香

□ 高艳



凝固后的褶皱，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气孔。那些静止的波纹——柱状的、绳状的节理，是天地造化暗藏的古老秘密，没有人能够洞悉。

平时无人问津的暗淡阔大的熔岩台地，在这个季节忽然就明亮起来，有了生动的颜色，它们是一丛又一丛、一大片又一大片连绵不断的紫粉色达子香。达子香学名兴安杜鹃，金达莱、映山红也是它的名字。它们像被时间隐藏了太久，从玄武岩覆盖的地下，从岩石的缝隙中，不管不顾地钻出来，让人禁不住惊叹这苍凉广袤中浩荡的明艳。没有人知道，第一粒达子香种子是什么时候，开得野性。也许深藏了太久，仿佛做了一个长长的梦，就有了后来庞大、繁盛的花的群落。

它们呼啦啦地铺排在台地高低起伏的沟壑、坡地，甚至张开的熔岩裂隙间，努力地探出头，像乡村不怕生的淘气丫头，开得野性。也许深藏了太久，它们终于可以见到天光日月，没有理由不深深地呼吸，没有理由不尽情舒展释放，似乎在补偿经久的孤独与沉寂。

紫粉，本来是柔软、娇羞，还有些神秘的颜色。台地达子香的紫粉，却浓烈、张扬，像一声不避世俗的呼喊。气味呢？作为花朵，它们几乎没有什么香气，但它们的气味，是北方春天的短暂所营造的，有着奋不顾身的勇气与热烈。

达子香，在熔岩台地——这片石头的莽原上努力呈现不同寻常的盛大。当地政府不失时机，常常举办达子香赏花节，吸引着远远近近的人们。高速或是山路上，那些车流与人流，多是奔台地达子香而来。

羊群在台地上走得安闲自在。一只并不雪白的小羊身上，竟戴着一朵鲜亮的达子香。随处可见的达子香，羊们走到哪里，都会很容易地粘上一朵、一瓣。白色的羊群流动在达子香间，恰似白云落在开满鲜花的大地。

是的，来过多少次都像第一次。当晚霞的光辉洒落在熔岩台地，这种神圣之光的加持，让广阔的台地和漫无边际的达子香披上一层轻柔的金色，辉煌、壮丽、静穆……

龙虎烟霞

□ 简父

离城渐远，进山渐深。暮春之初，我与朋友来到江西鹰潭的龙虎山，乘竹筏漂于泸溪河上。

码头处是一群穿短襟的艄公，服装统一，肤色黧黑。说是竹筏，实则为生铁铸，外观呈大竹相连接。筏头的师傅握着根长细竿，以此转向定位；筏尾的师傅戴着顶笠，光影交织下，样貌看不真切，他正凝神操作发动机。只听马达一声轰鸣，一尾小舟腾起逐浪，向大山去也。

竹筏随波而去，水绕山行，白潭绿影上是朵朵奇峰。过千米竹林，看奇石红峰接踵比肩，绵延数十里，壮哉丹霞地貌。竹筏由浅入深，由缓而急，及至碧水深处、青山嶂前，我与朋友起身四顾，人看山，是自其变者而观之；山望人，是自其不变者而观之。山水融融，人景洽洽。

泸溪河属信江支流，贯穿龙虎山，与信江汇合后，注入浩渺无际的鄱阳湖，稍事歇息，便随大湖流入大江。浩浩东去，成为汪洋之海。行于水上，船公介绍起周遭以形得名的石鼓峰和玉梳峰，它们唤作“石鼓捣不得”和“玉梳梳不得”，还有“莲花采不得”和“丹勺用不得”等，一共十座奇峰，唤作“十不得”。

崖壁上还有天然形成的石洞，隐约可见一些木板和石棺，这也是龙虎山闻名天下的崖墓，展现古越人“高枕无

青岛新记

□ 朱小平



不止一次去青岛，自认为已经很熟悉这个浸润着海风的城市，崂山太清宫、八大关、栈桥、海湾……盘桓遨游，如数家珍。青岛，并不仅有海洋、海湾、海风，还有很多动人景色。我曾去崂山太清宫，一时惊艳，宫内有三抱树“汉柏凌霄”，遍植山茶、双樱、玉兰等各种绚烂花树，香馨四溢，目为之眩。有诗咏之：

恰爱山茶半艳开，
双樱也伴玉兰栽。
徘徊最是回肠处，
凌霄汉柏抱轮回。

但士别三日，便当刮目相看，何况百年青岛早已成为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现代化大都市。下车伊始，惊喜兴奋之余，不由得期待会领略到青岛的何种时代巨变。

湿润的海风伴着明媚的阳光吹拂而来。走进青岛奥林匹克文化旅游区，迎面而来的是海浪般的诗意，映入眼帘的是海洋自然景观与历史人文景观紧密相融。

久闻青岛海底世界（青岛水族馆）大名，今始得观。在碧树遮掩的门前，仰见一尊雕像，看底座说明，塑的竟是蔡元培。青岛水族馆历史悠久，蔡元培为创始人之一。我仰视许久，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，他的眼界襟怀，至今遗泽于美丽的青岛。那一袭长衫，似乎被海风吹拂得衣袂飘飘；那睿智的眸子，似乎流露出喜悦，凝视着络绎不绝的游人……

我喜欢看《自然传奇》等电视节目，但从那里获得的海洋生物知识，远不如在青岛海底世界获得的多。这里的水族展馆包括梦幻水母宫、海豹馆、海洋生物标本馆、淡水生物馆等，海洋生物丰富多彩，令人目不暇接，赞叹不已。徜徉在隧道里的“海底世界”，心随大大小小的鱼儿游弋，而脑海惊诧于大自然的神奇造化。各种水母展现出的魔幻色彩和翩翩舞姿，似羽衣霓裳，如瑶池舞袖，令人赞叹海洋赐给人的超级“魔术”。短暂的掠影，只能带着遗憾告别那令人着迷、值得探秘的未知世界。

斜阳西下，晚霞映天，登上游轮出海观光，终点是奥帆中心。扶栏望眼，天风浩浩，寒意拂骨，海日映

波，浪涛动魄，即口占一绝：

就是春寒料峭中，
楼船海日照天红。
风狂浪涌千番卷，
有客扶舷坐世轻。

忽然想到，如果是白日，在老青岛红瓦绿树、碧海蓝天的映衬下，破浪极目远眺，该是何等的旖旎风情？

来到奥帆中心区域。这是一颗镶嵌在新青岛东部的明珠，周边高楼林立，洋溢着现代化都市的气息。这里曾是偏僻地带的造船厂，以举办奥运会奥帆赛而闻名，其后各种国际帆船大赛纷至沓来。上合峰会、海军节等多个世界级重大活动的举办，让世界的目光一次次又一次聚焦这里。“帆船之都”吹来蓝色的风，这里向世界敞开她的怀抱，展现她的诱人妩媚。

在奥帆中心漫步，经火炬大道来到情人坝。2008年奥运会奥帆赛闭幕后，有一位奥运冠军在此求婚，

浪漫的恋情让人们铭记，故修建了一条情人坝，供天下有情人来此缱绻缠绵。如今，情人坝已成为青岛网红景点。踏着石板堤岸踱步，也赋了一首小诗：

世间缱绻与青丝，
堤上谁知长久时？
浅似清波深似海，
春风如剪绪如织。

停泊在附近的东方红2号、3号科考船，吸引了我的目光。白色的船身与蓝色的海水相映，煞是赏心悦目。来此一游的年轻恋人，在岸上与科考船合影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

走马观花景区指挥中心、奥帆博物馆，大数据的先进科技手段、健儿们的拼搏历程，令人印象深刻。而网红街区尤其盎然生趣，各类小店皆用集装箱改成，别有韵味。

登上燕岛山，扶栏可眺青岛十景之一的“燕岛秋潮”，可惜只有秋季才能见到数米高的拍岸惊涛，只

遥见暮色中的灯塔，树影婆娑，不无憾意。

登上游轮，夜航浮山湾。风中伫立，见岸上灯光摇曳，霓虹四射，璀璨炫目，宛若星汉。甲板上赋诗一绝：

不见秋潮见海潮，
夜航缓缓破波涛。
风吹夺目望星汉，
清影影舫欲横箫。

游轮很舒服，大受游客欢迎。记得很多年前，青岛似乎还没有豪华游轮，远眺渔帆点点，曾作小诗吟咏：

推窗欲见打鱼船，
遮住潺潺雨雨天。
谁道春愁无可抵，
农家却喜破横箫。

时代巨变真是弹指一挥间，同样是沧海，渔舟是古老的风韵，游轮是勃发的风华。游轮缓缓前行，海不扬波，在星光辉映下，驶向灯火辉煌的港湾……



青岛海底世界“人鲨共舞”表演 张进刚 摄